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中短篇小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

的图

?"

得

的、灾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中 短 篇 小 说

—

周 朴 之 等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中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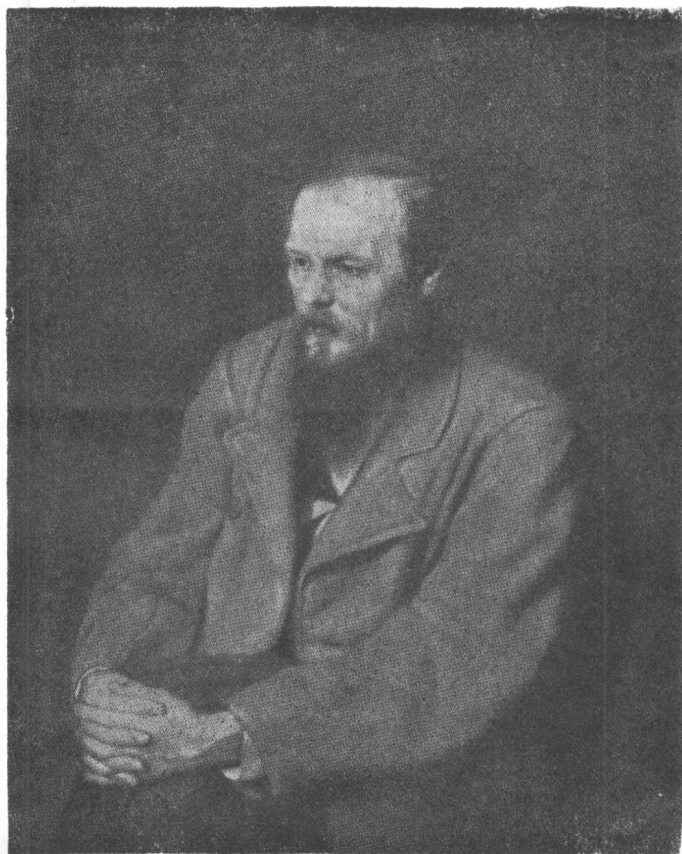
—

周朴之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5 插页 3 字数 434,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8,001—45,000 册

书号: 10188·388 定价: (六) 2.00 元



作 者 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

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主要描写十九世纪俄国受侮辱被损害人们的痛苦遭遇和思想感情的伟大作家。他于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一日)生在莫斯科的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家里。父亲米哈伊尔·安特列耶维奇出身于教会阶层,一八二八年获得贵族的称号。他在一八三一至三二年期获得一笔不大的产业。他对待农奴十分残酷,在一八三九年被他的农奴所杀。母亲玛丽雅·费特罗夫娜出身于莫斯科一个商人家庭,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物,她卒于一八三七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时代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生活在小市民、小官吏、商人这些人物所组成的社会中。这些人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很早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烙下印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友爱相处,对他未来的发展很有影响。他们兄弟俩都有同样的兴趣,他们俩很早就显露对文学的爱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等教育是在家里进行的,由他的父亲亲自教他。一八三四年兄弟俩进入莫斯科一所私人寄宿学校读书。一八三八年他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一八四三年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曾在工程制图部门工作。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在这一方面,一年以后,他就辞职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开始

过起一个职业作家的不安定的生活来。一八四四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辞职以后，就移居到一个公寓里，集中精力写他的第一部创作小说《穷人》。小说在一八四五年完成后，在同住一起的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的劝告之下，他把原稿送给涅克拉索夫看。小说得到涅克拉索夫的热烈称扬，涅克拉索夫马上把它转交给别林斯基看。别林斯基一读完这篇小说，立刻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的文学才华。他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他。和别林斯基的相识使青年作家能够接近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四十年代进步作家的团体。一八四六年一月，《穷人》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中。别林斯基在对《彼得堡文集》的评述中热烈赞扬了《穷人》，肯定了这部小说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倾向。

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这一群人之间，很快出现了分歧。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以后几部小说《孪生兄弟》（一译《两重人格》，一八四六年）、《普罗哈尔钦先生》（一八四六年）、《女房东》（一八四七年）的评价就比《穷人》要低。有的小说甚至引起别林斯基不可掩抑的失望。一八四六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涅克拉索夫发生了争吵。到一八四七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再与别林斯基来往了。从一八四七至一八四九年间，他的中篇小说主要是在《祖国纪事》杂志中发表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别林斯基他们决裂之后，同当时其他进步人物却仍保持联系。他从一八四六年春起就接近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后来他经常参加这个进步知识分子革命组织的活动。他甚至还是这个小组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一八四九年四月的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其他彼得

拉舍夫斯基派成员遭到了沙皇宪兵的逮捕，罪名是企图推翻现存的法律和破坏国家秩序。后来，他被判死刑。但在行刑之前，沙皇尼古拉一世又把死刑改为四年苦役，然后令他去当列兵；因为当时沙皇只想挫折他的精神和意志，并不打算把他处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生活是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要塞的监狱中度过的。苦役期满，又被送去当兵。苦役生活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西伯利亚的艰苦岁月里，他的癫痫病有了发展。他以后因为癫痫病的时常发作而遭受极大的痛苦。他的社会的政治的观点也颇受这种疾病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被罚当兵期间，虽然士兵生涯十分艰苦，但是他又重新得到阅读与写作的权利。他密切注意俄国文学中的新现象，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报道自己的一些设想。同时，在这期间，他曾经作过一些尝试，希望对他的处罚能够减轻一点，并且能够给他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由于尼古拉一世的去世，再加上他当年在军事工程学校的一个同事的斡旋，这些尝试获得了成功。一八五七年四月他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其他成员一起获准恢复贵族的权利，同时他还得到了发表作品之权。在这一年的八月，他依靠哥哥的帮助，在《祖国纪事》上不具名发表了早在一八四九年所写的《小英雄》。

一八五九年八月他获准移居特维尔，同年十二月又被批准回到彼得堡。在这一年他重新恢复了公开的文学活动。他先后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叔叔的梦》、《斯杰潘契科沃村》（本书中改名为《庄院风波》）等。在《叔叔的梦》中，作者描写了莫尔达索甫社会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庸俗荒唐的生活。他以讽刺的手法塑造了莫尔达索甫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这就是“莫尔达索甫的第一夫人”——玛丽亚·阿力克山德罗夫娜。她蔑视一切，蔑

视爱情、友谊、诗歌以及人对人的无私关系。她为了夺取K公爵——也就是《叔叔的梦》中人称“叔叔”的那个人所继承的全部遗产，不惜将她的年轻貌美的女儿齐娜作诱饵，要女儿嫁给这个已经半身入土的衰老而又残废的公爵。她这样劝女儿说：“公爵还会活一年，多则两年，……他一死你就成了公爵夫人，自由自在，万贯家财，独立自主！”但是后来这个骗婚计划却被泄漏出去，给公爵的侄子——也就是正在追求齐娜的莫兹格里亚柯夫知道了。他顿时妒火中烧，竭力说服公爵，说他公爵向齐娜求婚只是一场梦，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没有主见的公爵也相信他的求婚是在梦中进行的。结果，玛丽亚一家就在莫尔达索甫社会中了丑，“好事”终于告吹。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继承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讽刺传统，对“上流社会”人物的卑鄙无耻的行径，极尽嬉笑怒骂的能事；同时，作者对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物却抱着深刻的同情。齐娜尽管最后自己也愿意担当诱饵的角色，可是作家始终把她写成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物。她在母亲玛丽亚最后遭受围攻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揭穿真相，坦白了一切。在她的坦白里表达了处女的真诚。

至于《斯杰潘契科沃村》则是一部描写斯杰潘契科沃田庄主人、退伍上校罗斯塔涅夫同一个塔尔丢夫式的人物——福马·福米奇之间尖锐斗争的小说。作者通过他们之间的冲突，揭露了沙皇农奴制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她们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她们有没有作为陪嫁的财产。早年丧妻的退伍上校偷偷地爱上了贫穷的家庭女教师，但是上校的母亲和装腔作势的食客——福马·福米奇却要他续娶已经变成花痴、可是突然之间却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塔姬扬娜·伊凡诺夫娜。退伍上校虽然是个军人，但却是性格软弱、做事犹豫不决的人物，他在母亲和福马的压力

下，差一点屈服下来。亏得这部小说的故事讲述者——也就是上校的外甥的劝说，才算勉强顶住了。

小说是以大团圆结束的。但是作者对于福马·福米奇始终都以嘲讽的笔调来描写。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漫画化的人物，而是把他写成一个表面上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他明明是个寄人篱下的食客，然而他却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一尘不染的先知般的人物。这种人物是很能迷惑人的，甚至在他出了很多洋相以后，还是有人对他深信不疑。

对这部小说，以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编辑部是持保留态度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却是比较重视的。他认为它比《叔叔的梦》写得更好。他曾经这样说：“开端和中间部分都是经过修饰的，结尾写得匆促。但是我在其中放进了我的灵魂，我的血和肉……我相信，在我的小说中有许多可厌的东西和弱点。但是我相信——即使是宰了我！——其中也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它们是从灵魂里倾泻出来的。”

在这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写作活动之外，还主编过一种杂志《时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比在《穷人》这类作品里更加深刻、更加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在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俄国大城市里那些困苦无告、备受欺压的人的痛苦生涯。地主资产阶级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勾引了外籍商人斯密特的女儿，他不仅利用她的无知，骗取到了她父亲的钱，把她父亲搞得破产，而且当她怀孕的时候就把她抛弃了。她后来生下了女儿尼丽，母女俩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她们被迫回国后想取得父亲的谅解，却遭到父亲的拒绝。另外，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有个儿子阿辽沙，他是

一个轻浮的、华而不实的青年人，爱上了父亲的田庄代理人伊赫緬涅夫的女儿娜达莎，他骗她脱离家庭跟他在外同居，这使她父亲十分恼火。同时，瓦尔科夫斯基完全不赞成他们相爱，他要儿子攀一门高亲，他千方百计进行了破坏，还诬告伊赫緬涅夫在代管田庄时吞没了巨款，把他告发了。最后，轻浮的阿辽沙很轻易地就抛弃了娜达莎，投入了有钱的小姐卡萨丽娜的怀抱。娜达莎在内受父亲诅咒，外遭情人背叛的打击下，眼见就要走上尼丽母亲的老路，趋向沦落和死亡，幸亏尼丽的遭遇触发了娜达莎父亲的觉悟，才算逃过这个灾厄。

从结构上来说，尼丽的母亲的受骗上当与娜达莎的受骗上当，基本上是相似的。生活中未必就有这样的巧合，作者是想以两条相同的线索互相照应来加强故事的气势，而这两条线索又是以第一人称——作家自己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因之，小说在情节上是紧扣读者的心弦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这部小说的人物中，写得最有个性、最生动、最令人同情的是尼丽。尼丽是一个心高气傲而又十分温柔的姑娘。困苦不幸的生活并没有摧折她的意志，她的性格反而变得更加倔强了。有一次，她的妈妈病又重了，她跑去求外公给钱买药，外公对她又吼又叫，还把她关在房门外。她就坐在楼梯口不走。一直到天黑，她的外公散步回来，见她还在那里，气极了，抓了一把铜板，抛在楼梯上。尼丽不得不一戈比一戈比地拾起来。她回家把七十戈比交给妈妈。但是到了第二天，尼丽趁妈妈睡熟的时候，悄悄地上街乞讨。她乞讨到一个卢布，把它换成零钱，然后拿了七十戈比，走到她外公那里，把这些钱丢到房间里，并且对外公说：“妈妈不要这个，因为你诅咒了她。”她的妈妈在临死之前，要她去找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当面交给他一封要他收养自己的女儿尼丽的信，

但是尼丽并没有按妈妈的嘱咐去做，她知道了一切，然而没有去找公爵，而且至死也没有宽恕公爵。

在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作的另一部卓越的作品是《死屋手记》。《死屋手记》是第一本描写沙皇反动统治下的苦役犯生活的文学作品。这部书是以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高里扬斯契科夫的名义写的。高里扬斯契科夫是因为犯下了杀害妻子的罪而被判服苦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引言》中讲述了高里扬斯契科夫的犯罪经过。但是作者所以这样写，多半是为了敷衍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的苛刻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在《引言》中提到这件事以外，以后对此就不感兴趣了。从第二章起，读者就看到成为书中主人公的不是那种刑事罪犯，而是那些政治犯。作者在《死屋手记》中写到了同十二月党人以及和波兰流亡革命者的会见。《死屋手记》不仅令人激动和愤慨地揭露了沙皇的苦役刑罚的恐怖和不义，同时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政治流放犯苦难的生活。

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时所采用的敏感的、戏剧性的叙述手法不同，在《死屋手记》中，故事的叙述充满外表的平静以及史诗般的客观性。作者竭力避免在叙述中加入他自己个人的色彩。他要让事实本身来讲话。

但是，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生活毕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生活发展了他的悲观思想，他认为革命家正同其他一切文化阶层一样，是与民众分离的，是同基础分离的。这种想法在《死屋手记》里也有所反映。

一八六二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出国。他访问了德国、北意大利、法国，并且到伦敦逗留了一下。在那里他与赫尔岑会晤过。这次出国访问的印象就记录在那本《夏天印象冬天

札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有所批判,但是在这种批判中也流露了作者的反动的乌托邦观点。

一八六四年他在《时代》杂志中发表了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这个中篇小说象《穷人》之类的作品一样,也是以“小人物”作为主人公的。但是这里的“小人物”已经远远不如《穷人》中的马卡尔·杰武什金了。杰武什金虽然备受社会的欺压,可是在他的内心里却蕴藏着丰富的感情,他是那么关切瓦尔瓦拉的命运。然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头脑和口,宣扬了一种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的乐观的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这部小说曾受到谢德林的严厉批评。

一八六五年,在《时代》杂志停刊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出国。这期间,他已经在酝酿写作另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罪与罚》。这部小说在一八六六年发表于《俄罗斯通报》。这是一部十分卓越的长篇小说。它的问世,大大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继续发挥他在过去几部比较卓越的小说里所达到的深刻地揭示俄国现实生活的力量,对十九世纪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作了精心细致的描绘。在当时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俄国社会里,一个穷大学生和小公务员是没有出路的。一心想在沙皇的庞大的牢笼里打开一个缺口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穷极之余,不幸中了所谓一个强大的人物有权犯罪、把犯罪看作是对社会的抗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毒害,犯下了杀人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穷大学生在犯罪前后思想演变过程的刻划,真是细致入微,无所不至。

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出现过不少“多余人”的形象。其

实，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他也象《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十分崇拜拿破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引进到穷困的农奴制的俄国以后，社会生活就起了惊心动魄的变动，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种大变动中被搞得晕头转向，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挣扎或者奋斗出一条出路，然而又不甘于寂寞，贫穷一生，于是忽发奇想，羡慕起行伍出身的拿破仑来。他把一些无辜的人当作“虱子”，而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消灭这些虱子而毫不感到内疚的超人。但是结果他发觉他自己也不过是一只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还没有写完《罪与罚》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在一八六六年十月初，他一度被迫停止写作这部小说有一个月之久。因为在《时代》停刊后，他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与出版商订约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商要他一定得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初把小说稿交给他们，否则他以前的全部作品的所有权就得移交给这个出版商。时间实在紧迫，他就请了一个女速记员协助。此人就是作者未来的妻子——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结婚是在一八五七年，妻子的姓名是马里亚·狄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她于一八六四年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斯尼特金娜的帮助下，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赌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国期间，曾经好几次到过德国的有温泉疗养地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十九世纪中期，轮盘赌以及其他各式赌博盛极一时，把许多人吸引到这些地方来。这次旅行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就在《赌徒》中得到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由世界各国的公子王孙以及冒险家所组成的世界性的社会。小说的主角是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他是一

个充满个人主义打算的知识分子。他给一个将军当家庭教师，但在内心深处很瞧不起自己的依人篱下的地位。他幻想着财富和权力。他在某些地方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似。后者把希望寄托在杀害一个被他认为虱子的美女当铺主，而这个赌徒却把希望寄托在轮盘赌上。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一经赌开头，就不断地陷下去，愈陷愈深，最后他就成为一个在德国小城镇里到处流浪的可怜巴巴的赌棍。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十分深刻地描写了这种典型人物的复杂的心理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七年二月结婚后同妻子一起出国，在外国几乎呆了四年。他这一次到了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在这一时期，他写了《白痴》（一八六八年），《永恒的丈夫》（一八七〇年），同时开始写作《恶魔》。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部至为重要的作品。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改革后的彼得堡的广阔图景。小说中除了贵族阶级、沙皇的官僚等人以外，还有城市生活的旋涡中所卷起来的各种不同职业人物的活动。作者强调说，他描写的是一个过渡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这部小说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它集中描写了被人们目为“白痴”的公爵同娜斯塔西娅·费里波夫娜以及阿格拉娅·叶潘钦娜之间的爱情风波。作者通过娜斯塔西娅·费里波夫娜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动荡不安时期中出身于破落户家庭的俄国妇女的悲苦命运。娜斯塔西娅本来是地主贵族出身的，但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她的家庭遭到一场火灾，母亲被烧死，父亲得到消息发了疯，过了一个月，就害病去世。娜斯塔西娅和妹妹落到了一个很有财产的地主托茨基的手里。娜斯塔西娅逐渐成长为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托茨基就对她另眼相看，让她接受种种符合贵族身分的教育，后来又把她安顿在一所乡

间别墅里，他每年夏天去一趟，“住上两三个月”，这样过了好多年，但是托茨基碍于“门第”，根本不考虑同她结婚。他把娜斯塔西娅玩弄了几年之后，就决定娶叶潘钦将军的一个女儿为妻，但是他又怕娜斯塔西娅出来闹事，愿意出七万五千卢布作为补偿，要她嫁给加甫里尔·伊伏尔金。托茨基与叶潘钦将军这种卑鄙肮脏的交易自然大大地伤害了娜斯塔西娅的感情，但她最初并没有拒绝托茨基的这个建议，她甚至表示只要加甫里尔的家庭并不嫌弃她，她可以考虑嫁给加甫里尔。然而加甫里尔是一个极端卑鄙无耻的人，他一方面为了七万五千卢布同意跟娜斯塔西娅结婚，同时还想继续追求叶潘钦的一个最美丽的女儿——阿格拉娅。在娜斯塔西娅准备庆祝她的生日并且宣布她的最终的抉择——究竟嫁不嫁给加甫里尔的一天，先后闯来了那位公爵和花花公子罗果静。罗果静在一次赌博中曾被加甫里尔骗过。他也被娜斯塔西娅的美色迷醉了，他向她揭露说，他只要掏出三个卢布来，加甫里尔就会趴在地上，一直爬到华西里耶夫斯基岛去。接着他从一百卢布抬高到一千卢布，三千卢布，一万八千卢布，四万卢布，最后到十万卢布要加甫里尔把娜斯塔西娅让给他。在托茨基、叶潘钦将军、加甫里尔和罗果静一伙人把娜斯塔西娅当作一件商品进行拍卖的时候，只有公爵出来维护娜斯塔西娅的人格。他不仅劝说娜斯塔西娅不要出嫁，甚至表示，他自己就愿意无条件地娶娜斯塔西娅为妻。但是娜斯塔西娅多年来深受托茨基之流的侮辱与损害，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她虽然深爱公爵的为人，却又不愿意公爵因为她而被上流社会所轻视，她后来还是决定跟罗果静走。临走时她为了报复一下加甫里尔，也为了表示对托茨基、叶潘钦将军之流倚仗财势、无恶不作的抗议，她把十万卢布全部扔到正在燃烧的壁炉中去，要加甫里尔前

去捡取，捡到了全部归他所有。

然而娜斯塔西娅对罗果静也是毫无感情的，她跟他走只是为了对俄国社会的抗议。她的内心还是疯狂地爱着公爵的。她在罗果静和公爵之间经过几次反复。最后一次，她好容易铁下心来，决心嫁给公爵，甚至结婚日期也已经选择停当，而且正为婚礼作积极的准备，但是在临末，由于受不住周围一些人的嘲笑讽刺：“她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后！”“公爵夫人！我愿意出卖灵魂，换这样的公爵夫人！”她终于还是离开公爵而逃跑到罗果静身边。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深切的同情，对娜斯塔西娅作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对她的摧残和迫害。如果娜斯塔西娅的性格和行为有什么乖戾和反常之处，那么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她的天性中的缺陷。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只要她成为好色的士绅们的玩物，而决不允许她有一点独立的人格。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娜斯塔西娅这个典型人物写活了，这个人物也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力量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恶魔》则是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发表的。据一本《俄国文学史》说，《恶魔》是一部针对当时的革命运动的狂暴的诽谤书。高尔基也在《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一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是一部最有才华同时又是无数企图诽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尝试中的最凶恶的一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恶魔》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七十年代初的民主青年的一代。他认为这两代人体现着一模一样的俄国社会的“通病”。要治愈俄国社会在道德上的“通病”，他反对对既存秩序采取革命手段，而主张退回宗

教方面去。但是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也象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中也有一些同《恶魔》的主要思想倾向相矛盾的真实的、现实的形象和描写。在长篇小说中，作者对农奴制改革后沙皇官僚的代表人物——省长封·列姆勃凯和他的妻子尤利亚·米哈伊洛夫娜之流，作了讽刺性的描写。此外，作者也批判了当时贵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一些否定的特征。

《恶魔》这部小说的出版，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沙皇制度的拥护者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流接近起来。一八七三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了梅谢尔斯基所出版的帝制派杂志《公民》的主编。他在这个杂志里发表了他的《作家日记》。

但是，尽管在《恶魔》和《作家日记》等作品中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会、政治、哲学观点上的反动性，尽管这时他比较接近贵族反动派的若干代表人物，他同涅克拉索夫、谢德林这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还是保持了个人之间的交往。他在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期间创作了新的长篇小说《少年》。作者没有按照他这一时期的作法，把这部新作品交给《俄罗斯通报》杂志，而是把它交给《祖国纪事》发表。《祖国纪事》当时已经由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主编了。

长篇小说《少年》是以描写一个在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中成长的青年人思想上的动摇和苦闷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阿尔卡其·多尔戈鲁基。他是地主维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很早就经受了屈辱的感情，他在同社会环境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想法，要做一个新的罗特希尔德。他希望通过财富来控制周围的人群。阿尔卡其的同父异母姊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维尔西洛娃一心想嫁给一个头脑糊涂的年老的公爵索科尔斯基，从而可以掌握他的全部财产。可是那个同阿尔卡其的父亲有不